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酉陽雜俎卷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王涵

酉陽雜俎卷六

唐　段成式　撰

藝絶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别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穉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舊記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彄注之必中張遂置鉤於巾襞中旻曰盡張空拳有頃左眼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曽祈其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吳越異辯則相

援疑其見欺竟不及晝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為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衂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其人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謂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劒之有靈青春死後劒為瓜州刺史

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劒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虬髮當劒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劒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

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墜黒氣著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温介云大歴中髙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為業甞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寳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甓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

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回易折欠數百萬回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為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鵞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寛勉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為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

敬之因請髙曰玄真此来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髙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㝵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即於懐内探出授髙髙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髙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髙何事尚書獨不塵坌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髙不敢隱監軍不悦固求見處士

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寳願得一覩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即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鬉尾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樂

咸陽宫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

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内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引其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真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箜篌為明妃出塞之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用䴔雞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懐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别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乗涼臨水池彈之本黄鍾而聲入㽔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㽔賓也直甚惑不悦自意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黄

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没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彈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爪苑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有人以猬臂骨為笛吹之其聲清圓勝於絲竹

琴有氣常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酉陽雜俎卷六

酉陽雜俎卷七

唐 段成式 撰

酒食

魏賈琳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别水常令乘小艇於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絶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歴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

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噏之名爲碧筩杯歴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强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

居下城三壘相次一曰望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爲臛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

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黄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𩞄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䱉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䱉之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母蠣眉目内闕慙渾沌之奇脣吻外緘非金

人之愼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䱉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䱉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舍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懷鮐服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

綺席炁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月冓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椒紓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齏之中逍遥朱唇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鋁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鄉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兹選無勞謝也

伊尹干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謂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變　三臡　七葅　具酸

楚酪　芍藥之醬　秋黃之蘇　楚苗　挫槽　山

膚太一云大苦

甘而不噮酸而不嚛鹹而不減辛而不耀淡而不薄肥

而不腴

猩脣　獲炙　鷀髀　犓腴　麋腱　述蕩之掔　旄

象之約　桂蠹　石鰒　河隈之鯀　鞏洛之鱒

洞庭之鮒　灌水之鯉一云鰩　珠翠之珍　萊黃之

鮐 鱬鼈 炮羔 鵩鶚 蟦臛 御宿青祭一云粲

瓜州紅菱 冀野之粱 芳菰 精稗 會稽之

菰 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 楊山之穄 南海之

秬 壽木之華 玄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

菁 楊樸之薑 招搖之桂 越酪之菌 長澤之

卵 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 黃頷臛 醒酒鯖

餅 餬餦餭 粔籹 寒具 小蛳 熟蜆 炙䊨

蛆子 螌蝬 葫精 細烏賊 細飄一曰魚鰾 梨酔

鱟醬 乾栗 曲阿酒 麻酒 搌酒 新鰌子 石耳 蒲葉菘 西椑 青根粟 菰首 鰡子 鮈熊蒸 麻胡麥 藏荔支 綠施笋 紫鰨 千里蓴 鱠曰萬丈蟁足紅綷精細曰萬鑿百錬 蠅首如蝨 張掖九蒸豉 一丈三節蔗 一歲一花梨 行米 丈松 焦䲡 蚶醬 蘇膏 糖頹䨉子 新烏鯽 䌷膠法 樂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酒 醬釀法 綠酃法 猪骸羹 白羹 麻羹

鴿臛　隔冒法　肚銅法　大狛炙　蜀擣炙　路時腊　棊腊　獲天腊　細麪法　飛麪法　薄演法　籠上牢丸　湯中牢丸　櫻桃饆饠餅　阿韓特餅　凡當餅　兜猪肉　懸熟　杏炙　竈炙　脂血　大扁餳　馬鞍餳　黄醲　白醲　白龍舍　黄龍舍　荆餳　竿炙　羌煑一曰炙　疏餅　餅

餬餅　餅謂之托　或謂之餦餛　飴謂之餹一曰餦　飽餩謂之餚一曰餶　饕飵餂餂本二字皆從魚　茹嘰食也

膜一曰餕 膜腩脹膰肉也 膠腸膜也 臇一曰饋䐪也

䐑臛也 格𥺤粰䊥饊也 饆一曰餺 饆腨饎飳餌也

醶醶酮醿酷也 酪胾醇漿也 䐹麪醶鰙鹽也

醓醨醯醨醬醬也

折粟米法 取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能

令馨香 乳煮羊胯利法 檳榔詹闊一寸長一寸

半胡餠皮

鯉鮒鮓法 次第以竹枝齎頭置日中書復爲記齋字

五色餅法　刻木蓮花　藉禽獸形按成之合中
累積五色竪作道名爲鬬飣　色作一合者皆糖蜜
副起粄法　湯胘法　沙碁法　甘口法　蔓菁薤
葅法　飽霜柄者合眼掘取作擣蒲形　蒸餅法
用大例麪一升煉猪膏三合　梨漤法　腴肉法
膟肉法　藩鮎法　治憤頭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
如月　木耳鱠　漢瓜葅切用骨力豆牙葅　肺餅
法　覆肝法起起肝如起魚葅　葅族並乙去法一曰

汁
又鱠法　鯉一尺鯽八寸去排泥之羽鯽員天肉腮後鬐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魚腦皆能令鱠縷不著刀　魚肉凍胚法淥肉酸胚用鯽魚白鯉魴鯸鱖鯸煑驢馬肉用助底欝驢肉驢作鑪貯反炙肉鰿魚第一白其次巳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庾家糉子白瑩如玉　韓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變有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烝詐草草皮索餅將軍

曲良翰能爲驢騣駝峯炙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飭食每説物無不堪喫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盝一曰鹿修理食之其味極佳道流陳景思説敕使齊日昇養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腊禱之所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玄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邇娑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飈門内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駞髑髏沉於石臼取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則有石

桂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烏烏銜之飛去則衆箭射烏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醫尤别脉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冑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説彦伯遽迎使視脉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煑散數味入口而

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遥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酉陽雜俎卷七

酉陽雜俎卷八

唐　段成式　撰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髠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一曰弓劒）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捕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于市市人有黥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

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剌胸腹爲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剌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

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剌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剌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常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絶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

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翁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䕺又黄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絶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設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

錖破石栗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助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擊鞠逗脫杖捷如膠焉後為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伶等即大叫毀而為痛狀以此為戲樂

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襴屠蘇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衄痛若次骨俄頃出血斗餘衆人疑向觀者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撚轍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遘貞元中嘗過黄坑有從者拾髑顱骨數片將為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羞甚

辛君爲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遽爲埋之後有事鬼髣髴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至十萬而卒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劙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卭崍關偃膂力絶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撻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

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為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塡之燒鏁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燋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

楊虞卿為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

圖剌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
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鏨剌四支
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蜀人工於剌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輩
言但用好墨而已
荆州貞元中市有鬻剌者有印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
蟾蝎杵臼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
隨求印

近代粧尚靨如射月曰黄星靨一曰是靨鈿之名葢自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甞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琥珀太多及愈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誌視之更益甚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跡大歴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

面故有月黥錢黥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蓐亾者以墨

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獠子蓋

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墨刑罰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

門尚書刑德攷曰涿鹿者鑿人顙也黥人者馬羈笮

人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也取

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闚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

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

晉令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上三

亡横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劫字

釋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膽銅

青等畫身作字及鳥獸形名爲印黥

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

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

目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

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况相定黥布當

王涇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

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雷

安豐縣尉裴顥士淹孫也言玄宗嘗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玄宗又每令隨哥舒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

入蠶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遂掩戶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䮛然墜地變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鐺焉

李鄘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

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即數其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雲氣如窰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遇

雷雨每雹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嚏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歷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暴風雨有物墜如玃兩目睒睒衆人驚伏牀下倏忽上堦歷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悉泥矣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鳥墜邑客但覺殷殷而已

微之在江夏襄州賈塹有莊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莊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囓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夢

魏揚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著衮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

木傍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爲城陽侯

侯君集與承乾謀通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録至一處見一人高冠鼓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啽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揚州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

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廵南岳遂擐以金鎖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蹀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甞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甞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鏹帛悉前請於官數月

矣唯宫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桼方省柳前夢

道士秦霞霽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嘗夢大樹樹忽穴有

小兒青揩鬐髮自穴而出語秦曰合土尊師因驚覺

自是休咎之事小兒髣髴報焉凡五年秦意為妖偶

以事訪於師師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證因此遂

絶舊說夢不欲數占信矣

蜀醫昝殷言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

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

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符一曰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惡夢至四郊也

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謂三尸所爲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

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又成式姑壻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悦隣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人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一云聞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忽夢乘

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馬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補闕揚子孫堇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户前一人夢棗生屋上堇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酉陽雜俎卷八

酉陽雜俎卷九

唐 段成式 撰

事感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剝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嵎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
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别者千
餘人至此嵎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
水色恕獨見一青烏於嵎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烏
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
瓶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為盛
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為目
李彦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黄河時

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延舟氷觸舟舟覆詔失
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㬥白至貌侵膚削從事
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
一祝辭致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
爵酒使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
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内祝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
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
謫爾吏酹氷辭已忽有聲如震河氷中斷可三十丈

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鈎索一一鈎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夥而堅冰陷一鈎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處有人鈴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殺之腋下有兩

肉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旁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土鼓縣令丁永興有羣賊劫其部内興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祈祀者乃執詰縣案殺之自後祀者頗絶

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野义術也韓晋公在浙西時瓦官寺因

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盋而上單練鬛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罋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覩者無不毛戰

馬侍中嘗寳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臥内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

負馬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覘之大駭曰破吾盌乃細過也即令左右擽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

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箾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悮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劒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卻須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箾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劒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

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内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襍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

人是鈎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鬟擁劒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攙光電激或横若裂盤旋若規尺有短劒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劒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敎

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㓛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

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柰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

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葢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劄刀子十餘以虀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巳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虀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為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

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劒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鎻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虚攝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劒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

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劒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别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羡將訪

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可遲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睢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札唐

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悞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黄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旅中多畫鸜鵒及茶椀賊謂之鸜鵒辣者記觜所向

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酉陽雜俎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酉陽雜俎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孫祥鳳

酉陽雜俎卷十

唐　段成式　撰

物異

秦鏡舞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世號爲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

風聲木東方朔西那汗國廻得風聲木枝帝以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折應人生年未半枝不汗

漢高祖入咸陽宫實中尤異者有青玉燈檠高七尺五

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煥若列星

珊瑚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

異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黄不似鐫刻狀如科斗莫有識者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以

浣衣勝灰汁

螢火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夜

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

以夜書

石人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有

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

冬瓜眼遍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銅駞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駞生毛毛端開花

箕晉時錢塘有人作箕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箕

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陸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

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頻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明六世遷魏也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石漆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燈極明

麝䙫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䙫至家開視

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王龍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王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木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簡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

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赤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名得其宜也

紅沫練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明名曰紅沫

鏡石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奐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色黄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

錐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釜石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亂眞唯實中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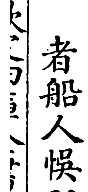
魚石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黄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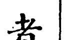
魚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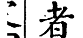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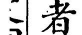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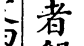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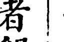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畧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為變緣作銅腥魚盡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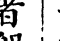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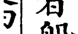
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字溱水至此沸騰鼓怒楂木泛至此論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為河伯下材

鼓杖含洭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杖即陽山之鼓杖也横在川側衝波所激未嘗移動衆鳥飛鳴莫有萃者船人悞以篙觸必患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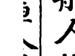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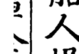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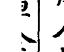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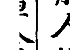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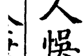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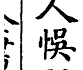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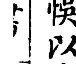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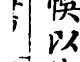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黄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䢴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揺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半湯湖句容縣吴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瀹雞皆有魚髮入輒死

鹽朐䏰一曰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䏰

傘子鹽

泉玉門軍有蘆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駞馬千頭飲之不竭

伏苓沈約謝始安王賜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表

古鑊虢州陵縣石城崗有古鑊一口樹生其内大數圍

君王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爲君王鹽

手板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顔有庾道敏者善相

手板休祐以巳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悦

鼠丸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臼以蘆葦爲郭藉臥木囚於其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冤木囚乃奮起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黄金百斤銘曰蘇秦

金

梨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甑花滕景眞在廣州七層寺元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視聲轉壯甑上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頃萎滅旬日滕得病卒

金金中蝼頂金最上六兩爲一垛有卧蝼蛄穴及水阜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鋌上凹處有紫色名紫膽

開元中有大唐金一有印字即官金也

玄金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寸

芝天保初臨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天尊太守張景佚拔柱獻焉

龜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樹百姓常祈禱忽有羣蛇數十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行積傍

積蛇盡死乃各登其積視蛇腹各有瘡若矢所中刺

史康日知圖甘棠奉三龜來獻

雪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孔

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徧十餘里

齒梵郍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

光潤隨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絶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冦至鼓當自鳴後冦至鼓輒自鳴

石鞾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鞾

石臯石河目縣東有石臯石破之有祿馬跡

舍利東迦畢誠國有窣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循繞

表樹一曰柱

蟣像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蟣大者如指小者如米囓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燋米乾陁國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燋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

辟支佛韡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韡非皮非綵歲久不爛

石駞溺拘夷國北山有石駞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臰毛落盡得仙出論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巳頻笑輒落

馬俱位國以馬種蒔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莱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銅馬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祅祠相傳祅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祅祠内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祅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毁

虵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虵磧南北虵原五百餘里中間遍虵毒氣如烟飛鳥墜地虵因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鼉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鼉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隅眞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毒槊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

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撅得之

甲遼城東有鎖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

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蟾蜍

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人

網罥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主石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晩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太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

臨石成式羣從有言少時甞毀鳥巢得一黑石如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四足如綖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貟外郎杜陟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

正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

人股襪履猶新斷如膝頭初無瘡迹

瓷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一

日飲茗甌中忽酡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中

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

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璺

耳數日其子遂著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鐵鏡荀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晃嘗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言於道者處得亦無他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

大蝨皮永寧王臨鋏舊有大蝨皮大如一掌鬚尾斑點如大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寸餘頭項骨筋成就云是僬僥國人

牛黃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挍書張希復言甞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上清珠肅宗爲兒時常爲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于頸是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摇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

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臥内四方或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濶四尺赤如琥珀每面有六龜子燦耀可愛中若可貯水狀僧偶擊一角視之遂瀝血半月日方止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嘗

一夕獨登壇望見庭内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遶醮壇久之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兎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于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兎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鍬斧頭時李章武游東平

師古示之武鷟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酉陽雜俎卷十

酉陽雜俎卷十一

唐 段成式 撰

廣知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金曾經在丘塚及爲釵釧溲器者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爨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尪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髪神曰玄華目神曰

虛監鼻神曰沖龍王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鐘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爲天磬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挂菓樹烏鳥不敢食其實菰兩鼻兩蔕食之殺人　簷下滴菜有毒堇黄花

及赤芥一曰殺人介 瓠牛踐苗則子苦 大醉不可臥黍穰上汗出眉髮落 婦人有娠食乾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 三月不可食陳葅

莎衣結治蠼螋瘡 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著母臥薦下勿令知之 船底苔療天行 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死繩主顛狂 孝子衿灰傅面皯 東家門雞栖木作灰治失音 砧垢能蝕人履底 古櫬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

合腹中自連珠

二目不同連鱗白鬐腹下丹字並殺人　鼈目白腹下五一曰字卜一曰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有毛殺人
丹　　　　　十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歧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藏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烏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當拔而放之　水脉不可斷

井水沸不可飲酒漿無影者不可飲　蝮與青蛙虵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閉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頗梨千歳冰所化也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煑之令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所化也玄中記言楓脂入地為琥珀世說曰桃濤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兎絲琥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刀斗出於言器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謬一云繆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横書芝英隷鍾隷鼓隷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兎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擑書景書半草書

召奏用虎爪爲不可學以防詐僞　誥下用偃波書謝

章詔板用蝌蚪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慎書一曰填

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犂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

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葢是乎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刋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愼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叅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羮頻不能就公曰取濼水必成也遂如公

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爲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寳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

將入內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果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瘧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瘧又俗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

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荆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摇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兎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葢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

又言雕翎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風羽風羽法去括三寸鑽小孔令透笴及鎪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凫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囧（一曰圂）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

不辨

寶歴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為此古蠼螋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影為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汚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葢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金剛二烏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眞像也

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籙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璺者可以棄昔遇道言雷蠱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

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眸子極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一曰畔）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擣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爲

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死寅常詣靈鑒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反射不破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王彦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傅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閒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巳下十

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焉

酉陽雜俎卷十一

酉陽雜俎卷十二

唐 段成式 撰

語資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曽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公諱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

潘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温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黄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纉沖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

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良畢少遐詠騫贈其
詩曰蕭蕭（一曰蕭）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
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
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
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
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
是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
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鼬豫可謂

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噏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巵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為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

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泣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為玩好亦所以為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為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酥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為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

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吏以多㡿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嚬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

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或言王積薪對玄宗碁局畢悉持一曰出時

黃甑兒矮陋機惠玄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錫賚號曰肉机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賊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因下階叩頭上曰外無奏汝無懼復憑之有頃京尹上表論上即叱出令杖殺焉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

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尹孝逸曰

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曽詣洛西遊

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

宿於此豹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

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丈

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爲寒骨白常與秦王

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爲尉遲敬德

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竪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趂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

茲樂諧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青有古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曽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其上

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

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役

先嗚巳久克曰吾方欲館轂而旌武功謇曰王夷師熸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疋馳過末有閹人謇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劫曰若值袁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㸃時人謂之腹藳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

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巳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賦及祿山反製樂府詩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

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頷骨脫某為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頷遣之

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爲花柳之遊竟畜亾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絶倫貴公子破産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

一時絶手扃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萬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毆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其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葢大俠也見魏貞

書甚喜皓因拜之為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

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
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大歷末禪師玄覽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
得而親張璪嘗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讃之衛象詩之
亦一時三絶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
也僧那即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探㲉壞牆薫鼠覽未
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或怪之乃題
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梵僧

撥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吾將歸歟遂遽浴訖一曰蚕起隱几而化

馬僕射一曰侍中既立勲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謡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尚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寳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

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謡乎正謂公也齋鐘動時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既聽之始感即爲具肪王紋犀及貝珠焉客一去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也

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良壻張文成往求蘇曰子雖有財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即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蘇曰此雖官小後必貴乃以長女之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黄幡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蝨尤甚坐客乃競徵蝨拏鼠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摭其事作破蝨錄

酉陽雜俎卷十二

酉陽雜俎卷十三

唐 段成式 撰

冥跡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爲桃人茅馬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

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惬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為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

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仍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

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為郡功曹為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内兩人是婦人又烏龜狐亦判冥

于襄陽頔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

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努牙織一曰吐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年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别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吾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

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尸穸

近代喪禮初死内棺而截亾人衣後幅留之

又内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着棺前揺蓋叩棺呼亾者名

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衆人掣裂將去

送亡人不可送韋革鐵物及銅磨鏡使蓋言死者不可

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韎韐此用韋也一曰茅韋

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抵蟲等周之前用塗車芻靈周

以來用俑

送亾者又以黄卷蠟錢苑毫弩機紙疏挂樹之屬又作

轆車車古蔞也蔞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爲樂喪魌頭所以存亾者之魂

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壙四

目曰方相兩目曰倛據費長房識李娥俄一曰藥丸謂

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亾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亾者不賷鏡奩蓋

幓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紼謳故

舊律發冢弃市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發一蚍土

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

之害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柏木兩邊作大

銅鐶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幰轜車迾素猾仗

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挽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亾者肝而畏虎與栢墓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犢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栢揷其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朞巳下婦人著幗不著面衣又婦人

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内哭者

漢平陵王基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鏁玉唾壺

貝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廻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增多一曰達多發冢取塼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

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賫送死之具涵言作栢棺莫作桑欀吾地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栢棺主者曰雖是栢棺乃桑欀也

南朝甍卒贈予者以密應著貂蟬者以鴈代之緌者以書

先賢大臣冢墓揭衹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冥將吏畏赤

小豆黄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庄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羡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冡冡西去庄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烊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

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劔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投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為沙埋死乃同酹地謝之誓不發冢

一曰後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琊欲移允一曰元常冢冢中風生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石外沙演戸交横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

又侯白旌異記曰一作言盜發白茅冢棺内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内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于牀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于牀前牽王

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䄏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

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弘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為也及明果

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絶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虵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酉陽雜俎卷十三